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33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我要读书

上篇《我的大学》发表后,电大同学群里掀起一波回忆。尤其是几个女同学,回忆起当年厂里不让她们读书,有的要写保证书,读书期间办留职停薪,扣除所有工资;有的干脆不让报考,只能托人给厂领导送酒送烟,才勉强入学。我说亏好我当时已是车间主任,在小厂小有权力,没人敢拦,否则也和你们一样憋屈。

想想也叫滑稽,我们那个年代,在学校基础就没打牢,进厂后你要读书,同事笑话你,师傅也不喜欢,说你高骛远,不安心工作。那时读书,就像偷情。十七八岁的年纪,我刚刚开始恋爱,和现在的妻子分在一个办公室,不晓得怎么表达爱意,就将我最爱读的一本书——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写革命党人坚贞爱情的小说,用报纸包了里三层外三层偷偷塞给她。她一愣,问是什么,我低低地说,《牛虻》。她顿时脸涨得通红,“那本书破破烂烂,连封皮都没有,”老妻后来无数次回忆,“我那时刚对你有点儿好印象,以为你是一个老实人,哪晓得你思想这么肮脏,居然叫我‘流氓’!”

八年马拉松恋爱,上电大时,女儿已经出生了。一边半脱产读书一边还要帮妻子做家务,白天洗尿布,半夜起来热牛奶,都是我的基本功。十平米一间小屋,锅间堂屋床,马子连水缸。好不容易等她们母女睡了,我才摊开书本做作业,疲倦像山一样沉沉压来。那时也没空调,冬天读到下半夜,冷得牙齿咯咯响,偷偷跑出门,沿贡院街跑一圈,身上稍许有汗了,趁热回屋再读;夏天屋里热得像个蒸笼,干脆从床底下拖出大澡盆,哗哗放上一盆自来水,脱光光睡澡盆里,肚皮上担一块搓衣板,便是书桌了。经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,书掉进水里,一激灵醒来,赶紧捞出书,又抖又拍,心疼得直哆嗦……终于熬到毕业,和同学们一起开心地将书朝天扔!

一个女同学在群里说,我们当年读的电大,现在改名叫“江苏开放大学”了。有人问:“你怎么晓得?”她说,她前年又考了进去,学制两年半,今年下半年就毕业了。“想不到古稀之年我还能再回课堂,就是岁数大了,每天背英语单词有些困难!”她无不骄傲地说。我忍不住哈她一句: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!

说出去的话,泼出去的水,后悔想收也收不回来了。我们班上这些女同学,有的原来是厂里踩缝纫机的,有的在流水线上三班

□南京 吴晓平

倒,是读书改变了她们的命运。比如这个古稀之年还重读电大的女生,退休前已是市文化部门一个局级领导了,如今每天戴着老花镜,规规矩矩听她儿子还小的老师讲课,不知是何心情?七老八十不关风了,每天还背佝偻着牙的“英格泥稀”,你说她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做?其实冷静想想,退休寂寞,用她自己的话说,除了读书,不晓得自己还能干什么事。其实我也是,孩子不在身边,空巢老人每天最大的享受,就是坐在阳台上,一杯茶、一本书。长期为养花和我争阳台空间的老妻说:“你一天到晚呆子一样捧本书,读了有什么用啊?”

老妻话有道理,如今我已退休,无须再为评职称、加工资烦恼了,但就是改不了读书这习惯,一书在手,万念俱飞,神驰千里,喜入骨髓!也不是漫无目的地瞎读,比如看连续剧《长征》,我一边看一边会在桌上摊张地图,看红军走过的足迹,顺便再读一些当事人回忆录;看《跨过鸭绿江》,我会从书橱里翻看各个时期、各个国家记录这场战争的书籍。边读边做笔记,读累了,也读一些闲书,比如一套金庸,我看了十几遍,反正是大人世界的童话,轻松就好。上周我随一帮群友去河南、陕西转了一圈,到洛阳白马寺,我说一千年前,洛阳有个皇帝做了一梦,说是梦见一个身高六丈、头顶放光的金人从西天飞来,醒来便派十余人出使西域,带回一尊佛像,居然和他梦中金人一模一样。此梦真是假无从考证,但驮回佛像和经卷的两匹白马,洛阳市民都瞧见了,于是就盖了一座白马寺。我还在《四十二章经》碑前,解说这是传到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经,地位很高。到了安阳殷墟博物馆,我告诉群友,这些深埋地下千年的龟甲,中医过去以为是龙骨,磨碎了让病人吃下去。直到100多年前晚清时期有个叫王懿荣的文化人,在上面发现类似文字的刻痕,后来董作宾、李济带领清华北大一批学生,顶着日本的飞机炸弹在田野里发掘,终于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向前推了约两千年。在此之前,西方只承认中国历史从周朝开始,此前都是神话……群友听得入神,羡慕地问:“吴老师,你怎么懂这么多?”我说:“只不过多读了几本书而已。”

刚刚过去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,区里请我主持活动,问我说什么好,我挠头想了想,我想请大家从手机里解放出来,少看两眼手机,多读几本书。

□南京 李华

张医生

“赤脚医生向阳光,贫下中农人人夸,一根银针治百病,一颗红心暖万家。出诊愿翻千层岭,采药敢登万丈崖,迎着斗争风和雨,革命路上铺彩霞。”这段歌颂赤脚医生的歌词,出自上世纪70年代著名影片《红雨》的主题曲,它生动地概括了当时农村基层医务工作者——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和社会影响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我们大队的张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每天背着红十字药箱,行走在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。

张医生名康斌,我们大队叫仙坛,四面环山,地处偏僻,大队有四个村子,2300多人,村和村之间最远距离有2.5公里。上世纪60年代末,张医生初中毕业后,在孔镇卫校受了些培训,便回村成了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,也是我们大队的第一个医生。张医生每天背着药箱,走村串户,村中老人小孩行走不便,他便上门诊治。村里谁家有个头疼脑热,他总是随叫随到。有时半夜出诊,就提着马灯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。他常说:“治病救人,马虎不得。”

张医生言语不多,诊脉时却极轻极准,药到病除,是村民健康的守护神。我母亲在我出生那年,因胆囊炎进行了胆囊切除手术,却因此留下了后遗症而常常发作,母亲发病时,疼得在床上不停地翻滚,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滴落下来。张医生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,也成了母亲的救星。只要张医生一到,给母亲打完针吃过药后,母亲的病就会很快缓解放下来。无论寒冬酷暑,还是刮风下雨,张医生每次都是随叫随到。记得那是个腊月天,母亲的高烧总不退。屋外北风呼啸,雪粒子打在窗棂上噼啪作响。我正急得团团转,忽然听到院门“吱呀”一声,张医生披着一身雪花闯了进来。他的鞋早被雪水浸透,却顾不上脱,径直走到母亲床前。

□南京 张福敏

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轻轻搭在母亲滚烫的额头上。“没事,还是老毛病。”说完,他转身从药箱里取出注射器,接着拿起药瓶……昏黄的灯光里,他的身影在土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,针头如同灵动的小鱼,快速而精准地扎入母亲的肌肉。我蹲在灶前煎药,闻着苦涩的药香,听他叮嘱:“夜里要记得换毛巾,这药得温着喝……”

张医生的药箱总是很旧,漆皮剥落,边角磨损,内里却整整齐齐码着各种药品与器械。即便在他退休被返聘成为一名村医后,却仍旧背着旧药箱,走村串户。那药箱经年累月地背着,竟背坏了一个又一个。“药箱旧不旧没关系的,能给村民治好病才是紧要的。”他总是这样说道。张医生有一个癖好,便是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。老年档案、慢性病档案,一应俱全,整整齐齐排在书柜里。“有了档案,才好提醒他们定期检查、吃药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睛必是眯着的,皱纹里夹着笑意。十多年前,我去张医生的诊所采访,墙边立着两个旧书柜,一个书柜摆满了医书,另一个柜子整整齐齐码着数百个牛皮纸档案袋。“这些健康档案都是有关我经常看病的村民。”他见我盯着看,便抽出一袋给我看。里面是泛黄的病历纸,记录着某位老人二十多年来血压的变化。纸页边缘有深褐色的指印,想是经常翻看的缘故。“张老汉该换药了”“刘婆子的孙子要打预防针”……他总这样自言自语。

五年前,张医生走了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年,他还忍着剧痛给上门的村民看病。张医生出殡那天,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,我看见他的药箱静静地摆在灵前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上面,那些磨损的痕迹,仿佛在诉说着张医生背着药箱行走乡间五十二年,默默守护村民健康的动人故事。

细化

锣鼓声一响起,舞台下的观众看见舞台上来了一名化了妆的武将,大家屏住呼吸。

他突然腾空而起,侧翻了一个跟头,然后又稳稳落下,大家拍手惊呼。随后他往旁边一站,又出来一名武将,伴着乐声,他先是来了几个前空翻,乐声越来越急,他突然来了一个后空翻,然后稳稳落地,台下掌声和欢呼声一同响起。

演出结束后,有人和那位后空翻的演员在台下交流,问起这一动作所付出的艰辛。

演员说: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”

我曾看过一篇文章,一位教练在教学员后空翻时,把这个高难度动作进行拆分,共分成8到10个步骤,而每个步骤相对上一步的进阶都很简单,属于笨蛋都能完成的程度。看似复杂艰难的后空翻第一步的开始,教练让下蹲,双手往后摆,然后恢复站立;第二步是下蹲摆手之后,双手上举并原地跳一下;第三步是双手上举跳一下之后躺在一个海绵包上,每一次进阶都加入一个简单可行的增量,每一步在做时,既复习上一步,也预习下一步,在这种复习和预习兼顾的循环往复中迅速取得了进展。

正如刚才这位演员所说,学后空翻时,正是这种科学细化的训练消除了许多人对陌生技能的恐惧。

工作生活中很多技能就像后空翻一样,那些怀揣新技能及成功者大多在历练与细化中经历千百次锤炼。

记得一位有多多年经验的理发师,有次看他帮别人理发,先是反复为客户梳头,仔细打量刘海儿的斜分到何种程度,才能突出客户脸型最美的一面,他身子反复靠近又退后,将梳子移前侧后,细致梳理着头发,等到理发时,蓦然发现他的手指灵活而有力,犹如在演奏一首精妙的乐章,剪刀的每一次开合,都像是乐谱上的音符,准确无误地落在节拍上。

这就是细化的力量,它能为你铺设一条既清晰又平滑的进步曲线,无论这个技能在你看来有多么遥远、多么高不可攀,也经不住你掰开揉碎了细细地练,坚持一段时间后回头看,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离出发的位置已经那么遥远了。

就像这舞台上的后空翻,没啥可怕的,细化训练掌握,然后不断地在各个方向上重复这个过程,以细化实现泛化,以泛化应对变化,越充分越独特,也就越能主宰自己的未来。

□南京 陈思